



# 果园里的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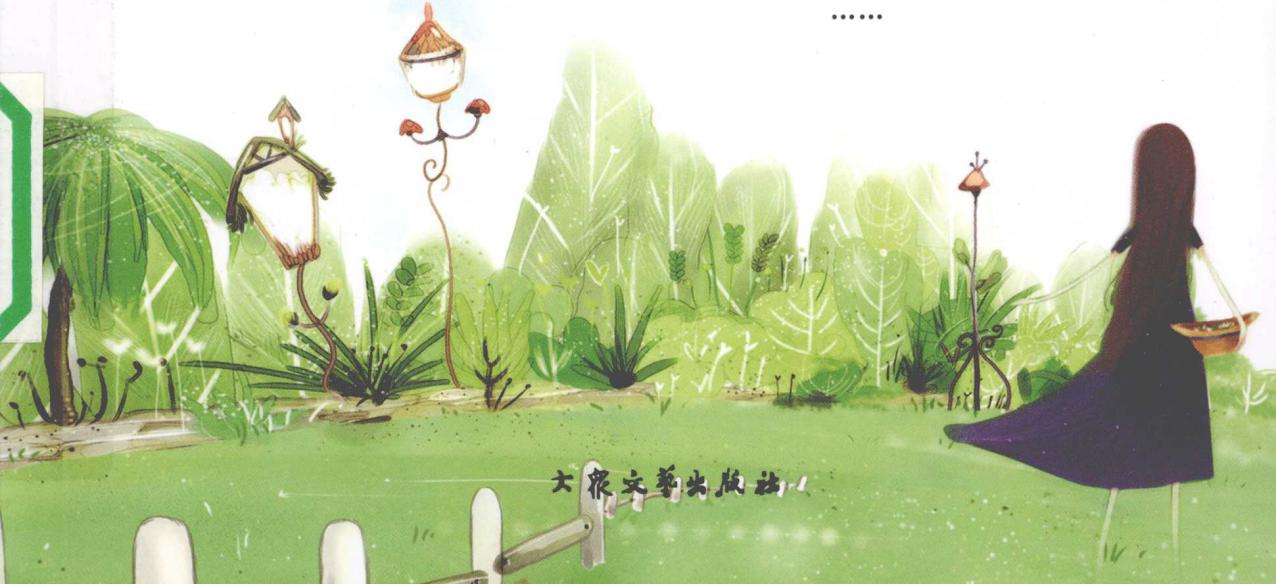
王洋◎著

波波张开了嘴巴，他感觉到一股汁液从他的口腔开始，在五腑六脏流淌、弥漫，一直甜到他的脚丫子。

“原来你在这里呀！”

波波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





# 果园里的公主

王洋◎著

波波张开了嘴巴，他感觉到一股汁液从他的口腔开始，在五腑六脏流淌、弥漫，一直甜到他的脚丫子。

“原来你在这里呀！”

波波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大眾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果园里的公主/王洋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 - 7 - 80240 - 650 - 6

I. ①果… II. ①王… III. ①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4658 号

**书 名:** 果园里的公主

**作 者:** 王 洋

**责任编辑:** 范 钩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4060749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80 元

# 目 录

## 第一辑 树上的父爱

树上的父亲 .....	3
父亲的茅台酒 .....	6
采访父亲 .....	8
拐角处的父爱 .....	11
雨天，去见一个人 .....	13
父亲的围墙 .....	16
母亲的呼唤 .....	18
天堂里的母亲 .....	20
欢喜冤家 .....	22
雪 国 .....	24



## 第二辑 雷诺的夏天

雷诺的夏天 .....	29
李米的大学 .....	31
你的眼睛看着我 .....	34
血 乳 .....	37

小书店 .....	40
离 鸽 .....	43
老师今天来家访 .....	45
落 落 .....	47
果园里的公主 .....	49
粘知了 .....	52
心中的刀子 .....	55

### 第三辑 导演一场阴谋

导演一场阴谋 .....	59
村主任的稿费 .....	61
谁是凶手 .....	63
乡村歌手 .....	66
驾驶棚里的兰花花 .....	68
楼顶上的小饭 .....	71
像白雪一样白 .....	73
幸福之家 .....	76
蛤蟆和鱼 .....	79

### 第四辑 双面人

双面人 .....	85
起 舞 .....	88
苦咖啡 .....	91
寻找王虹 .....	95
你有衣服穿吗 .....	98
列车追尾事件 .....	100
最后的晚餐 .....	103
牌 王 .....	106
墓 园 .....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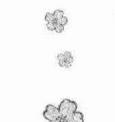
我有病	110
男人的秘密	113
下雪不冷化雪冷	115

## 第五辑 王洋，快跑

等待葛多	119
十六楼	122
王洋，快跑	124
感谢莫乍特	126
风 景	129
春天在哪里	131
20号垃圾箱	134

## 第六辑 我们坐在马路边

我们坐在马路边	141
镜中人	144
斜角巷 13 号	146
似曾相识桃花开	148
阿米毛美	151
卡萨布兰卡	154
五月桐花香	155
爱情火花	158



## 第七辑 李沙锅

李沙锅	163
彪 哥	166
诗 人	169
树 神	172



唐芙蓉	175
马作家	178
小 米	181
朋 友	184

# 第一辑

# 树上的父亲







## ※ 树上的父亲 ※

父亲曾经是两家饭店的老板。

父亲承包的第一家饭店是距王庄 5 里地的沐水乡政府食堂。最初的沐水乡政府食堂只有几间简陋的房子，两个上了年纪的伙夫，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大院里的干部职工做一日三餐。

父亲承包食堂后，把几间简陋的房子装修一新，在临街的一侧开了个门，在县城里请了两个大厨，放了几挂鞭炮，就算正式开业了。开业后的饭店还叫食堂，不仅照常为大院里的干部职工做一日三餐，同时承揽了乡政府的日常招待、宴请，大院以外单位和个人的宴席定单也在承接范围之内。

1986 年的沐水乡，只有“农家乐”和“东风酒家”两家饭店，短短半年多的时间，父亲的食堂就在沐水乡一枝独秀。

生意的红火让父亲的野心膨胀，1987 年春节过后，父亲又承包了大岭乡政府食堂。新食堂开张后，父亲更忙了。为了加强对食堂的管理，父亲让大伯家的关哥管理沐水乡政府食堂，让二伯家的喜哥管理大岭乡政府食堂。

父亲承包食堂的前 3 年里，生意红火得让外人眼红，走到哪里都有人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在那个摩托车稀少的年代里，父亲骑着他的幸福 125 摩托车在两个乡镇之间穿梭着，那是父亲一生中最快乐，最意气风发的时光。

就在父亲雄心勃勃地酝酿更大规模的扩张时，大岭乡政府食堂的经营出现了亏损，亏损的数额越来越大。

一天晚上，父亲已经洗完脚要上床睡觉了，他突然披上外套就朝外走。父亲骑着幸福 125 来到大岭乡政府食堂，食堂大门紧闭，里面却亮着灯。父亲用钥匙打开门，看见喜哥正和党政办的老张，烟酒店的老李，还有批发部的小孙打麻将，老张、老李和小孙的跟前堆了一堆钱，喜哥已经输得脸上冒

汗了。

喜哥把饭店里的大部分钱都拿去赌博了，父亲没有开除他，只把他下放到后院里洗刷碗筷。

让父亲想不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喜哥和党政办的老张密谋，由乡政府的干部出面，终止了父亲承包食堂的合同，喜哥成了真正的老板。

喜哥夺走大岭乡政府食堂的那年年底，父亲看重的关哥在食堂竞标大会上和父亲公开竞争，并且如愿拿下了沐水乡政府食堂的承包权。

一年之中，父亲承包的两个食堂拱手被人夺走，这两个人不是别人，是他最看重、最可信赖的亲侄子，父亲一下子病倒了。

1989年的一个周末，我放学回到家时，邻居周婶告诉我：“你爹病了，在县医院里住着呢。”

我在县医院里见到父亲时，眼前的父亲已经瘦弱苍老得变了形，眼泪从我的眼眶里涌出来，我呜呜地哭着，怎么劝也劝不住。

父亲病好后又回到了王庄，父亲很少呆在家里，每天吃过早饭，他嘴巴一抹就朝外走，直到吃饭的时候才回来。

一天中午，母亲做的饭菜都凉透了，父亲还没回来。母亲从庄东找到庄西，最后在庄西的一片树林里找到了父亲。

父亲正坐在一棵粗壮的树上，树不高，树径的上部分出了数个枝杈，那些伸展的枝杈在顶部聚拢成一个天然的座位，座位的正中间坐着我那苍老的父亲。

父亲手打凉棚，眯缝着眼睛看着飘带一样蜿蜒曲折的村道。正午的阳光灼灼，偶尔有一两个耷拉着脑袋的路人恹恹歪歪的走过。

沿着林子旁边的村道一直走下去，可以到达沐水乡政府驻地，村道的中部有一条分叉小路，可以延伸到大岭乡政府所在地。在这个初夏的正午，父亲的目光穿过林子里那些枝繁叶茂的大树，沿着飘带一样的村道直达乡政府驻地，父亲闻到一股浓郁的菜香了，香气是从厨师老庞的炒勺里飘出来的，嘴上叼着香烟的老庞在油烟中熟练地颠着炒勺，他还看见服务员小周、小黄在厨房和餐桌间来回穿梭着……



父亲呆呆地坐着，他忘记了周遭的一切，母亲的一声咳嗽把父亲惊得差点儿从树上掉下来，父亲问：“你怎么来了？”母亲说：“你在树上干什么？”父亲从树上滑下来，不去理会母亲的惊诧和疑问，转身朝家里走去。

父亲爬树的事情在王庄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父亲的精神出了问题，有人说父亲没有颜面呆在王庄了，还有人说父亲爬到树上是做给他的两个侄子看的。父亲不去理会村人的闲言碎语，依旧我行我素。

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临了。一天傍晚，我去林子里找父亲回家吃饭，父亲正蜷缩在树上，像一只孤独的大鸟，我仰起脸朝树上喊：“爹，回家吃饭了。”

父亲听见我的喊声，沿着树干慢慢地滑下来。父亲从树上下来后，拉着我的手就走，我挣脱父亲：“爹，我想上树玩一会儿。”父亲看着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我朝父亲嘿嘿一笑，三下两下就爬上了树。我坐在父亲的“宝座”上，好奇地东张西望，几只鸟在高高的树上有一声没一声地鸣叫着，有那么片刻，林子里死静，只有落叶的刷刷声。

是傍晚了，风有了些微的凉意，我抱紧身子，像父亲那样蜷缩着。日头在一点一点地下沉，后来，我看日头跳了一下，跳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里。我从树上站起来，伸长脖子，我想看看日头掉在了什么地方，这时候，我听见父亲说了一句：“下来吧，回家了。”我像猴子一样从树上滑下来，父亲牵着我的手，我的手冰凉冰凉的，父亲的手暖暖的。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父亲突然朝我笑了笑，他嘴边的笑意像一圈圈的波纹，一波一波地延展着，仿佛有一团耀眼的红一跳一跳地从深渊中探出头，到最后，它拼尽了全身的力气腾空一跃，火山喷发一样喷薄而出，这时候，我看一轮红日悬挂在了父亲的脸上。

## ※ 父亲的茅台酒 ※

父亲嗜酒，一日三餐，两餐必有酒。

父亲喝酒只喝当地产的南古大曲、二曲或是散装酒，姐姐们过节时送的高档酒，父亲舍不得喝，只有家里来了客人的时候，父亲才拿出来显摆。

姐夫去贵州出差时给父亲带回一瓶正宗纯正的茅台酒，父亲问：“多少钱一瓶？”

姐夫说：“400 多。”

父亲啊了一声：“这么贵的东西你拿回去送人用吧。”

姐姐在一旁插嘴：“爸，这酒就是买来孝敬您的，您都 60 多了，也该尝一尝好酒的味道了。”

父亲收下了茅台酒，却舍不得喝。父亲想，用买一瓶茅台酒的钱买 3 元一瓶的南古大曲，可以买 100 多瓶呢，这么多酒一年也喝不了。父亲决定把茅台酒卖掉，换成南古大曲。

父亲说做就做，他把茅台酒卖给了回收名贵烟酒的二道贩子，还从什么地方搞来了一个空茅台酒瓶子，里面装满了散装酒。吃饭的时候，父亲拿出他的假“茅台酒”有滋有味地喝着，母亲问：“好喝吗？”父亲眯缝着眼睛，端起酒杯成仰角状，“吱”的一声，酒进入父亲的腹中，父亲咂吧着嘴巴，很享受，很幸福的样子。

父亲瞒过了所有的人，他用卖掉茅台酒的钱换来了廉价的大曲酒，每日有滋有味地喝着。父亲想不到，他当初卖出去的那瓶茅台酒有一天竟然又回到了他身边。

那瓶酒是大姐送来的。大姐听了母亲描述父亲喝茅台酒时的沉醉和享受，她牢牢地记住了。大姐第二天就去了一个熟人开的小店里买茅台酒，熟人说，



她那里有刚来的正宗、纯正的茅台酒。熟人拿出来的茅台酒正是父亲当初卖掉的那瓶，大姐花了400多元把它买了下来。

那瓶历经周折的茅台酒最后又回到了父亲身边，父亲看到那瓶茅台酒的包装盒上有他当初吸烟时烧的一点痕迹，他吓了一大跳，以为卖酒的事情暴露了。当父亲听说是大姐特意买来孝敬他的时候，他就埋怨大姐，不要给他喝这么好的酒，喝好酒是一种浪费！

那瓶重新归来的茅台酒被父亲请到了博古架上。父亲想，这瓶酒和他有缘呢，如果不是，它怎么会在被卖掉后，阴差阳错地又回到他这里呢。父亲这一次没有打算再次卖掉茅台酒，他想在即将到来的中秋节上与家人们一起分享。

中秋节的前一天，姐夫和姐姐们去父亲那里送礼。父亲早早地就在家里收拾菜肴，他连蒸带煮，连烹带炒，做了十几个菜。当一大家子人都围坐在餐桌前时，父亲从博古架上取下了那瓶茅台酒，他启开盖子递给小孙子，父亲高兴地看着4岁的小孙子说：“给爷爷，姑父倒酒喝。”

小孙子两手抱着酒瓶子，跷起脚尖去给爷爷倒酒，小孙子刚走到爷爷跟前，他还没来得及举起瓶子，整个人连同茅台酒一同摔倒在地上。母亲一边埋怨着，一边去抱小孙子，小孙子摔得不重，一会儿就没事了，那瓶茅台酒却像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

洒落一地的茅台酒酒香四溢，一室芬芳。父亲贪婪地吸着鼻子：“香，真香！”小孙子虽然摔坏了父亲心爱的茅台酒，父亲却乐呵呵地，父亲说：“都说茅台酒好，现在才知道是真好，光是闻着就香着呢。”说着，父亲捏着小孙子的鼻子问：“香不香。”小孙子吸溜了几下鼻子说：“香，真香。”父亲呵呵地笑了，比他喝了一瓶茅台酒还高兴。

## ※ 采访父亲 ※

我决定采访大汪村村民刘长清，我不是记者，我是刘长清的儿子。

我之所以采访父亲刘长清，是因为他敢于把村主任刘发明告上法庭，这一点就让我佩服。在我30多年的人生岁月里，我感觉自己从来就没有真正看透父亲，我采访父亲的目的是想在我们父子之间搭一座沟通的桥梁。

下面是本记者采访刘长清的记录，为了让采访看起来像那么一回事，我就直呼父亲的名字了。

记者：听说你把大汪村村主任刘发明告上了法庭，你为什么要告刘发明？

刘长清：我本来告的是刘二虎，是法官让我告刘发明的。

记者：我听得有些乱，你告的是刘发明，怎么把刘二虎牵扯了进来？

刘长清：事情要从1999年大汪村二轮土地承包说起，那年我分到村西河沿上的2亩地，地周围有刘二虎的几十棵大杨树，分地的时候我要求把周围的树全部伐掉，直到今天，这些树也没伐掉，一怒之下，我决定状告刘二虎。

法官说我不不能告刘二虎，大树没被伐掉是由于村委的疏忽造成的，要告必须告村委会。法官说，由于村委和刘二虎签订的合同中没有刘二虎的签字，所以村委要求刘二虎伐树的合同是无效的。无奈之下，我只能告村委会，村委会再去要求刘二虎伐树。由于刘发明是村委会的唯一法定代表，所以我就把刘发明告上了法庭。

记者：村主任刘发明在大汪村是一手遮天的人物，你告他的时候有顾虑吗？有没有想到他以后会报复你？

刘长清：在告村主任刘发明时的时候，我彻夜难眠，甚至想到了撤诉。但当我想到由于村委的疏忽造成我的土地大量减产，对我和老伴身心的长期

伤害，我不能再忍下去了。

记者：我听说大汪村的村民在得知你赢了这场官司后，有几户村民也准备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的村民甚至写信给县纪委举报村主任贪污公款的行为，你是怎么看待村民们开始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和揭发贪污行为的？

刘长清：自从打赢了这场官司，拿到补偿给我的 15000 多元土地损失费后，村民们说什么话的都有，我认为我的胜诉对那些开始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和揭发贪污行为的村民们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记者：采访的最后我想问您一个私人问题，您打算怎么处理补偿给您的 15000 元？我听说您的小儿子在城里买了一套楼房，手头还缺几万元，您会把这些钱资助小儿子吗？

“丁铃铃——”门铃响了，我从电脑椅上一跃而起，直奔房门而去，门外站着父亲刘长清。

父亲进门后掏出厚厚一沓子钱：这是 12000 块，给你买房子用的。

我说：爹，怎么只给我 12000 元？

父亲叹了一口气：那 3000 块给了刘发明。

我说：您打赢了官司怎么给他钱？

父亲说：没有刘发明的帮助，爹也打不赢这个官司。

我说：咱们有事实、有证据怎么打不赢？

父亲不屑地看了我一眼：法院要的不是你空口乱说损失了多少，人家要的一个准确的评估。林业、农业局的人评估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法院才能处理这个案子。可是评估也不是白评估的，要交几千块钱，你想一想，那么多年了，他们怎么去评估这些损失，问题是即使评估结果出来了，我们就一定能打赢官司吗？

父亲接过我倒的水一饮而尽：法官建议我们和解，我提着礼品去了刘发明家。我向刘发明提出官司打赢后给他 1000 块钱的好处费，反正钱也不用他出，他不干，只坐在那里喝水抽烟。当我加到 3000 块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亮了一下，我知道有戏了！就这样，我拿到赔偿的钱给了刘发明 3000 块。

我在沙发上呆坐了很长时间，我决定把我的采访继续下去：听说县纪委已经把村主任刘发明带走了，只是他现在交代的问题都很小，他的一些大的贪污事实还没有交代，如果让你揭发刘发明接受3000元贿赂的事情，你愿意吗？

父亲尴尬地笑了笑，这可使不得：如果事情公开后，法院判官司无效，收回我的赔偿金怎么办？我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嘛！

父亲走后，我长久地盯着草稿里的《采访父亲》，我不知道该怎么续写下去。

